

铁木前传

纪念版

孙犁

著

孙晓玲 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-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铁木前传

纪念版

孫犁

著

孙晓玲 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F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木前传：纪念版 / 孙犁著；孙晓玲编. —天津：
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2.5
ISBN 978-7-5306-6099-7

I. ①铁… II. ①孙… ②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91488 号

插 图 张德育
装帧设计 郭亚非
图书策划 李华敏
责任编辑 高 为 徐福伟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：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：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：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页 10 字数 122 千字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22.00 元

《铁木前传》书衣文录

此四万五千字小书，余既以写至末章，得大病。后十年，又以此书几至丧生。则此书于余，不祥甚矣。然近年又以此书不存，颇思得之。春节时，见到林呐同志，为致此意，昨日林以此交人带来，并附函喻之以久别之游子：“当他突然返回家乡时，虽属满面灰尘，周身疮痍，也不会遭遇嫌弃的吧。”呜呼，书耳，无知之物，遭际于彼并无觉怨，而常以非常反响作者，而作者非谓无知也，世代多士，恋恋于此，亦可哀矣。

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日晚华堂识

目 录

铁木前传 / 1

附 录：

关于《铁木前传》的通信 阎 纲 孙 犁 / 91

答吴泰昌问 孙 犁 / 99

孙犁会见记 吕 剑 / 111

评《铁木前传》 冉淮舟 / 116

关于《铁木前传》 韩映山 / 152

《铁木前传》简论 金 梅 / 158

- 《铁木前传》新评 滕 云 / 185
- 《铁木前传》出版的前前后后 克 明 / 199
- 现代文学中的精品 黄泽新 / 204
- 怀念插图 铁 凝 / 210
- 近半个世纪,两个孙犁 李敬泽 / 215
- 拜访张德育先生 孙晓玲 / 218
- 留在《铁木前传》上的思念 孙晓玲 / 224
- 后 记 孙晓玲 / 245

铁木前传

—

在人们的童年里,什么事物,留下的印象最深刻?如果是在农村里长大的,那时候,农村里的物质生活是穷苦的,文化生活是贫乏的,几年的时间,才能看到一次大戏,一年中间,也许听不到一次到村里来卖艺的锣鼓声音。于是,除去村外的田野、坟堆、破窑和柳杆子地,孩子们就没有多少可以留恋的地方了。

在谁家院里,叮叮当当的斧凿声音,吸引了他们。他们成群结队跑了进去,那一家正在请一位木匠打造新车,或是安装门户,在院子里放着一条长长的板凳,板凳的一头,突出一截木楔,木匠把要刨平的木材,放在上面,然后弯着腰,那像绸条一样的木花,就在他那不断推进的刨子

上面飞卷出来，落到板凳下面。孩子们跑了过去，刚捡到手，就被监工的主人吆喝跑了：

“小孩子们，滚出去玩。”

然而那咝咝的声音，多么诱人！木匠的手艺，多么可爱啊！还有生在墙角的那一堆木柴火，是用来熬鳔胶和烤直木材的，那噼剥噼剥的声音，也实在使人难以割舍。而木匠的工作又多是在冬天开始，这堆好火，就更可爱了。

在这个场合里，是终于不得不难过地走开的。让那可爱的斧凿声音，响到墙外来吧；让那熊熊的火光，永远在眼前闪烁吧。在童年的时候，常常就有这样一个可笑的想法：我们家什么时候也能叫一个木匠来做活呢？当孩子们回到家里，在吃晚饭的时候，把这个愿望向父亲提出来，父亲生气了：

“你们家叫木匠？咱家几辈子叫不起木匠，假如你这小子有福分，就从你这儿开办吧。要不，我把你送到黎老东那里学徒，你就可以整天和斧子凿子打交道了。”

黎老东是这个村庄里的唯一的木匠，他高个子，黄胡须，脸上有些麻子。看来，很少有给黎老东当徒弟的可能。因为孩子们知道，黎老东并不招收徒弟。他自己就有六个

儿子,六个儿子都不是木匠。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,也是整天背着柴筐下地捡豆楂。

但是,希望是永远存在的,欢乐的机会,也总是很多的。如果是在春末和夏初的日子,村里的街上,就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,和一炉熊熊的火了。这叮叮当当的声音,听来更是雄壮,那一炉火看来更是旺盛,真是多远也听得见,多远也看得见啊!这是傅老刚的铁匠炉,又来到村里了。

他们每年总是要来一次的。像在屋梁上结窠的燕子一样,他们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来。麦收和秋忙就要开始了,镰刀和锄头要加钢,小镐也要加钢,他们还要给农民们打造一些其他的日用家具。他们一来,人们就把那些要修理的东西和自备的破铁碎钢拿来了。

傅老刚被人们叫做“掌作的”,他有五十岁年纪了。他的瘦干的脸就像他那左手握着的火钳,右手抡着的铁锤,还有那安放在大木墩子上的铁砧的颜色一样。他那短短的连鬓的胡须,就像是铁锈。他上身不穿衣服,腰下系一条油布围裙,这围裙,长年被火星冲击,上面的大大小小的漏洞,就像蜂巢。在他那脚面上,绑着两张破袜片,也是为了防御那在锤打热铁的时候迸射出来的火花。

傅老刚是有徒弟的。他有两个徒弟，大徒弟抡大锤，沾水磨刃，小徒弟拉大风箱和做饭。小徒弟的脸上，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污黑的汗水，然而他高仰着头，一只脚稳重地向前伸站，一下一下地拉送那呼呼响动的大风箱。孩子们围在旁边，对他这种傲岸的劳动的姿态，由衷地表示了深深的仰慕之情。

“喂！”当师父从炉灶里撤出烧炼得通红的铁器，他就轻轻地关照孩子们。孩子们一哄就散开了，随着叮当的锤打声，那四溅的铁花，在他们的身后飞舞着。

如果不是父亲母亲来叫，孩子们是会一直在这里观赏的，他们也不知道，到底要看出些什么道理来。是看到把一只门吊儿打好吗？是看到把一个套环儿接上吗？童年啊！在默默的注视里，你们想念的，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？

铁匠们每年要在这个村庄里工作一个多月。他们是早起晚睡的，早晨，人们还躺在被窝里的時候，就听到街上的大小铁锤的声音了；天黑很久，他们炉灶里的火还在燃烧着。夜晚，他们睡在炉灶的边旁，没有席棚，也没有帐幕。只有连绵阴雨的天氣，他们才收拾起小车炉灶，到一个人家去。

他们经常的下处，是木匠黎老东家。黎老东家里很

穷,老婆死了,留下六个孩子。前些年,他曾经下个狠心,把大孩子送到天津去学生意,把其余的几个,分别托靠给亲朋,自己背上手艺箱子,下了关东。在那遥远的异乡,他只是开了开眼界,受了很多苦楚,结果还是空着手儿回来了。回来以后,他拉扯着几个孩子住在人家的一个闲院里,日子过得越发艰难了。

黎老东是好交朋友的,又出过外,知道出门的难处。他和傅老刚的交情是深厚的,他不称呼傅老刚“掌作的”,也不像一些老年人直接叫他“老刚”,他总称呼“亲家”。

下雨天,铁匠炉就搬到他的院里来。铁匠们在一大间破碾棚里工作着。为了答谢“亲家”的好意,傅老刚每年总是抽时间给黎老东打整打整他那木作工具。该加钢的加钢,该磨刃的磨刃。这种帮助也是有酬答的,黎老东闲暇的日子,也就无代价地替铁匠们换换锤把,修修风箱。

“亲家”是叫得很熟了,但是,谁也不知道这“亲家”的准确的含义。究竟是黎老东的哪一个儿子认傅老刚为干爹了呢,还是两个人定成了儿女亲家?

“亲家,亲家,你们到底是干亲家,还是湿亲家?”人们有时候这样探问着。

“干的吧?”黎老东是个好说好笑的人,“我有六个儿

子,亲家,你要哪一个叫你干爹都行。”

“湿的也行哩!”轻易不说笑的傅老刚也笑起来,“我家里是有个妞儿的。”

但是,每当他说到妞儿的时候,他那脸色就像刚刚烧红的铁,在冷水桶里猛丁一沾,立刻就变得阴沉了。他的老婆死了,留下年幼的女儿一人在家。

“明年把孩子带来吧。”晚上,黎老东和傅老刚在碾棚里对坐着抽烟,傅老刚一直不说话,黎老东找了这样一个话题。他知道,在这个时候,只有这样一把钥匙,才能通开老朋友的紧紧封闭着的嘴,使他那深藏在内心的痛苦流泄出来。

“那就又多一个人吃饭,”傅老刚低着头说,“女孩子家,又累手累脚。”

“你看我。”黎老东忍住眼里的泪说,“六个。”

这种谈话很是知心,可是很难继续。因为,虽然谁都有为朋友解决困难的热心,但是谁也知道,实际上真是无能为力。就连互相安慰,也都感到是徒然的了。

这时候,黎老东最小的儿子,名字叫六儿的,来叫父亲睡觉。傅老刚抬起头来,望着他说:

“我看,你这几个孩子,就算六儿长得最精神,心眼儿

也最灵。”

“我希望你将来收他做个徒弟哩。”黎老东把六儿拉到怀里说，“我那小侄女儿，也有他这么大？”

“六儿今年几岁了？”傅老刚问。

“九岁。”六儿自己回答。

“我那女儿也是九岁。”傅老刚说，“她比你要矮一头哩，她要向你叫哥哥哩。”

二

第二年头麦熟，傅老刚真的从老家把女儿带来了。他在小车的一边，给女儿安置了一个座位。这座位当然很小，小孩子用右手紧把住小车的上装，把脚盘起来，侧着身子坐在垫好的一小块破褥上。他们在路上走了五六天，住了几次小店，吃了很多尘土。然而女孩子是很高兴的，她可以跟父亲，这唯一的亲人，长住在一起，对她说来是最幸福的了。

到了村里，先投奔了黎老东家。黎老东很是高兴，招呼左邻右舍的女孩子们来和小客人玩。

“你叫什么名儿呀？”那些女孩子们问她。

“我叫九儿。”小客人回答。

“你姐妹九个？”女孩子们问。

“就我一个哩。”小客人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叫九儿？”女孩子们奇怪了，“在我们这里，谁是老几就叫几儿，比如六儿，他就是老六。”

“这是我娘活着的时候，给我起的名儿。”小客人难过地说，“我是九月初九的生日哩。”

“啊。”女孩子们明白了，“那么，你们那里还兴留小辫儿吗？”

“唔。”小客人有些害羞了，缠在她那独根大辫上的绳儿，红得多么耀眼呀！

和女孩子们玩了几天，和六儿也就熟了。九儿看出，六儿和她很亲近，就像两个人的父亲在一起时表现得那样。傅老刚活儿忙，女孩子跟在身边不方便，他打夜作，给六儿和九儿每人打了一把拾柴的小镐儿，黎老东给他们拾掇上镐柄，白天就打发他们到野外去。六儿背着红荆条大筐，提着小镐儿，扬长走在前头，九儿背一个较小的筐子，紧跟在后面，走到很远很远的野地里去。

六儿不喜欢在村边村沿拾柴，他总是愿意到人们不

常到、好像是他一个人发现的新地方去。可是，走出这样远，他并不好好地工作，他总是把时间浪费在路上。他忽然轰起一个窠卵儿鸟，那种鸟儿贴着地皮飞，飞不远又落下，好像引逗人似的，六儿赶了一程又一程。有时候，他又追赶一只半大不小的野兔儿，他总以为这是可以追上的，结果每次都失败了。

“我们赶紧拾柴吧。”九儿劝告地说。

“忙什么？”六儿说，“天黑拾满一筐回去就行。”

“我们不许一人拾两筐吗？”九儿说。

“就是一天拾三筐，也过不成财主！”六儿严肃地驳斥着。

他慢慢地走在草地中，注视着脚下。在一处作个记号，又察看着。后来，他把柴筐扔在一旁，招呼着九儿：

“你守住这个洞口，不要叫它从这里跑了。”

他回到作记号的那里，弯下腰，用小镐儿飞快地掘起来。

这天，他们高兴地捉住了一只短尾巴的小田鼠，晚上带回家里来，装在一小木匣里。木匠家总是有好多木匣子的。

第二天，风很大。他两个没有到地里去，在六儿家里

玩。父亲出去做活了，六儿拿出小田鼠来，对九儿说：

“它在匣里住了一夜，一定很闷，我们叫它在地下跑跑吧。”

“捉不住了，怎么办？”九儿说。

“不要紧，你把水道守住就行了。”六儿把小田鼠放在地下。起初小田鼠伏在他的脚下，一动也不动。六儿“嘘”它，跺脚轰它，它跑开了，绕着房根儿转，突然钻进了一个洞。

六儿发急了，他命令九儿：

“你看瓮里有水没有？”

瓮里干着。六儿抓起瓢来，跑到咸菜缸那里，淘来一瓢盐水，灌进了鼠洞。看看不顶事，又要去淘。

“大叔回来要骂了，”九儿说，“盐是很贵的。”

六儿用力把瓢扔在地下，瓢摔裂了。

这一回，两个人玩得很不好。六儿失去了小田鼠，心里很难过。九儿心疼那一瓢盐水，她也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她在家，是一针一线也不敢糟蹋的。

风越刮越大，他俩躲到破碾棚里去。那座不常有人使用的大石碾，停在中间。碾台上蒙着一层尘土，九儿坐在上面。六儿爬到那架大空扇车里面，蜷起身子像只虾米一

样,仰天睡下了。他招呼九儿:

“你也进来吧,盛得下。”

“我不进去。”九儿说。

她在思想,面对着现实。外面的风,刮得天黑地暗,屋顶上的蜘蛛网抖动着,一只庞大的蜘蛛,被风吹得掉下来,又急遽地团回去了。她没有母亲,她的父亲,现时在外面的大风里工作着。她新结交的小伙伴,躺在扇车里睡着了。童年的种种回忆,将长久占据人们的心,就当你一旦居住在摩天大楼里,在这低矮的碾房里的一个下午的景象,还是会时常涌现在你沉思的眼前吧?

三

就在这一年,开始了抗日战争。这是在平原上急骤兴起的,动摇旧的生活基础的第一次大风暴。从这一年起,人们在战争的考验里,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新道理,广大的劳苦半生的人们,包括他们那从前以为累赘、无法养教的儿女们,开始打破有形无形、传统久远的束缚和枷锁。黎老东在家的两个较大的儿子,都参军去了。